

# 一部跨越五千年的文明史诗

——读《何以华夏:文物上的中华民族》

## □高低

在博物馆幽静的展厅里,一件件静默的文物承载着千年的故事,却因时间的阻隔而显得遥远而陌生。翁淮南博士主编的《何以华夏:文物上的中华民族》恰恰打破了这种距离感,让这些冰冷的器物“开口说话”,以物证史,以史明理。这本书由国内多家博物馆十余位专家联合执笔,从国内外50家博物馆精选200余件代表性文物,通过七章内容层层递进,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叙事,揭示“华夏儿女”“龙的传人”背后的文化基因。

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的文物罗列,而是通过多学科融合的视角,深度挖掘文物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。例如,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,讲述了6000多年前鸟部落与鱼部落的战争与融合;商代的青铜器后母戊鼎重达832.84千克,其

上的夔龙纹、饕餮纹再现了“殷道复兴”的祭祀场景;而西周青铜器何尊的122字铭文中“宅兹中国”四字,是目前出土文物中最早“中国”名称物证。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碎片,更是民族精神的载体,它们共同诉说着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。

“中”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密码。从虞舜“求中”于历山,到夏禹“立中”于河洛,再到西周“宅兹中国”,中华民族始终追求“天地之中”的宇宙观。学者刘庆柱指出:“中国从‘中’而来,建国要立中,建都要立中……最后国家也叫中。”这种“择中立国”的传统不仅塑造了政治地理格局,更成为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。而“华山玫瑰”与“燕山龙”的相遇则成为中华文明“多元一体”的生动隐喻。仰韶文化的花瓣纹彩陶象征“华”,红山文化的玉卷龙代表“龙”,二者的结合催生了华夏文明的“直根”。

文物是沉默的历史见证者,却蕴藏着最鲜活的精神密码。吴王夫差青铜剑的寒光映照春秋争霸的雄心,丝绸之路上的“延年益寿”汉锦记录中外文明的互鉴,子龙鼎上最早的“龙”字铭文则让中华民族三千年前就被铸上文化的青铜印记。这些物证不仅回答“我们是谁”,更揭示“我们为何如此”。正如翁淮南所言:“文物作为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,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。”

在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碰撞的今天,《何以华夏:文物上的中华民族》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,更在于启迪未来。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既源于血缘,更源于共同的文化记忆。无论是为博物馆参观预热的历史爱好者,还是希望为孩子讲述中国故事的家长,抑或是对“何以中国”充满好奇的普通读者,都能从中获得知识与情感的共鸣。一本书在手,解锁的不仅是文物的密码,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。

# 一本活色生香的湿地之书

## □鲁声娜

张锋先生的《湿地之色》紧紧围绕黄海湿地这一主题,以一个“色”字串联统领,用底色、颜色、声色、食色、行色、气色、本色七个部分来做铺排、诠释、演绎。七个部分其实也就是关于黄海湿地的七个层面、七种视角,七个部分自成体系又交互作用,共同将主题烘托得完整鲜明又血肉丰满。全书架构宏大又开阔,编排巧妙又精致,内容丰富又深广,表达自由又灵活,具有大气魄、大胸怀、大视野,可谓大手笔,体现了作者非凡响亮的写作功力,也反映出作者对于湿地的用心用情用思之深,可谓作者的生命书写。

这是一本关于湿地知识的百科全书。该书自设了黄海湿地“哲学三问”,即黄海湿地过去是怎样的一个历史,现在是怎样的一个状态,未来将是怎样的一个走向。读完全书,读者会形成一个完备清晰又生动的答案。不仅如此,读者从中还可以收获很多湿地知识。对于黄海湿地,全书既有全景式的俯瞰,又有深入细部显微镜下的挖掘呈现;既有不同层面的剖析展示,又有多个侧面的映照比对,为读者厘清了

黄海湿地的成因与形成过程,对湿地上鸟兽虫鱼花草树木等众多标志物做了推介,详细陈述了黄海湿地保护战略与人的具体行动等。全书的信息量大、涵盖面广,自然、历史、科学、人文、科技、政治等领域都有所涉及,足以反映出作者自身知识储备之广博丰富。

这是一本关于湿地情感的咏叹之书。作者是怀着对湿地的满腔热情与深情在创作。我在阅读这本书时首先很有亲切感,因为书中所写的湿地就在自己的脚下,是生我养我承载我生命的家园;因为作者笔下的芦苇、白茅、盐蒿、鸟、虾、蟹、树等,我很熟悉,它们是我家园的自然构成物。面对作者借由字句勾勒出的“千里海滩图”,心里不由对自己说,嗯,是这样,就是这样。亲切感之外,认知更被不断刷新,因为作者将我之前根本不知道的、遗忘的、忽略的、没有认真关注研究的,一一推到我面前。作者多角度、全方位、立体式的呈现,让我清晰看见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,知道它还有许多神秘、神奇、可爱的地方。

这是一本关于湿地之美的品享之书。正如作者所预设,他写得有声有色,

希冀读者读得有滋有味。每一个列入笔下的写作对象,作者都有精心的设计与独特的呈现,从物质形态到文化内涵,从观赏、食用、药用到掌故、传说、诗词等,不但讲准、讲清,还讲究,讲出高度与深度。作者努力化艰深枯燥的专业术语为明白晓畅的文字,白描的部分很有画面感,各种手法自如切换,信手拈来地写,且左牵右带摇曳生姿。比如,作者说,“黄河长江都是泥沙的永久搬运工,黄海是十分高明的建筑师”,然后讲述黄海以怎样的方法、路径、工艺通过潮汐的作用与力量进行建筑,并由量的累积而致质的改变。恰当又生动形象的比拟,很容易让人接受与记得。“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很久,似乎在鉴别它究竟是来自唐古拉山脚下,还是来自黄土高原怀抱;抑或是关中老农犁下耕耘过的沃壤、三秦将士肩头甲胄抖落下来的征尘?噢,我终于明白,那暗红,是中华的血脉;那淡黄,是民族的基因;那沙白,是山河的筋骨;那灰黑,是文化的沉淀。于是,我把它与‘悬壤’画上了等号。”在一节又一节的陈述铺排之后,作者进行了这样自然又诗意的提纯,水到渠成,又令人低回不已。

# 春去花盛开

## □张晓惠

人生,总会有许多遇见。一株挺拔的树,一朵盛开的花,一朵飘逸的云,一簇闪亮的星。

与夏儒静的第一次相遇,是在熙熙攘攘的会议报到处,一袭红衣高挑的身材,在人群中笑意盈盈地向我伸出手,这一说就是二十多年前。对儒静也有了很深的印象。

敬业且大气。商业大厦在二十多年前很是红火,女职工也很多,商业大厦妇委会的工作在市直单位名列前茅。无论是集团内部的演讲、知识竞赛等,还是参加市妇联组织的活动,都是有声有色。于是,这位非常敬业且十分能干的工会主席,后来是纪检书记,也获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。记得儒静还邀请我到商业大厦去为干部职工开过讲座。

温婉又时尚。倒退二十多年,人们对女干部的印象往往是比较正统比较刻板:烫头发着西装,但夏儒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有品位且很时尚。女干部开会,我总是在人群中一下子看到着红衣的儒静,让

你眼前一亮。后来熟悉了,也常到商业大厦去看服装,儒静会热心地向我们推荐一些品牌服饰。

真诚又热情。儒静是一个很真诚又热情的人。她与人交往或是交谈,没有空虚的话语,坦诚地谈自己对工作的思考与下一步的工作思路,更有对文学艺术的钟情。其实,在一座小城中,相遇的机会还真不多,感谢文学与写作诸多活动,我们有了多次相遇相逢的机会,常看到一抹鲜艳的红色在人群中向你走来,真好。

看过儒静在晚报上发过一篇散文《时间都到哪儿去了》,很有感触。虽然我们都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,但我们都很忙。曾经开过玩笑:忙得没有时间去老。儒静也有诗感慨:《我没有那么沧桑》。

就说儒静吧,她的日子真是活色生香、繁花似锦,从写作到书画再到诗词。常在报纸杂志见到儒静的文章,是真情的流露,是对生活的热爱,是对亲情、友情的无比珍惜。

我不止一次地说:儒静,出个散文集,是对生活的纪念也是对生命的交代。收到儒

静的新书,雅致的《一抹青绿》,厚厚的一本,为她高兴。厚厚的散文集中,有情有爱有烟火人间有人生哲理,有对生命星光的仰望与追求。

更为赞赏的是书中每一章文章中的“在场”和许多丰满而动情的细节,画面感也很强。尤为赞赏的是书中对不同人物的刻画,鲜活而细腻,更有真挚的情感。捧着《一抹青绿》,能感受到人物的喜怒哀乐,鲜活而动人,家的温暖、亲情友情的珍贵,从而在字里行间产生共情与共鸣。真的为儒静高兴,也是为我们盐城的女作家高兴。

当人的精神需求向高、向远、向辽阔,向书本与文字求索和努力,是一件多么美好和值得的事情。

就说儒静吧,她的日子真是活色生香、繁花似锦,从写作到书画再到诗词。常在报纸杂志见到儒静的文章,是真情的流露,是对生活的热爱,是对亲情、友情的无比珍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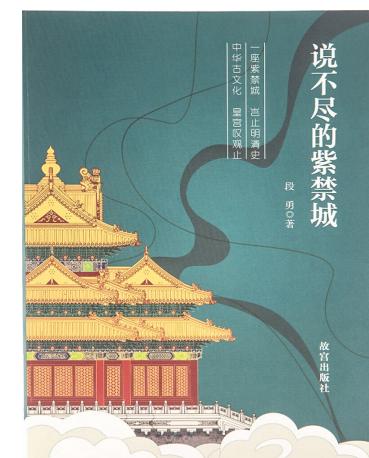
我不止一次地说:儒静,出个散文集,是对生活的纪念也是对生命的交代。收到儒

祝贺儒静!我们一起在文字中行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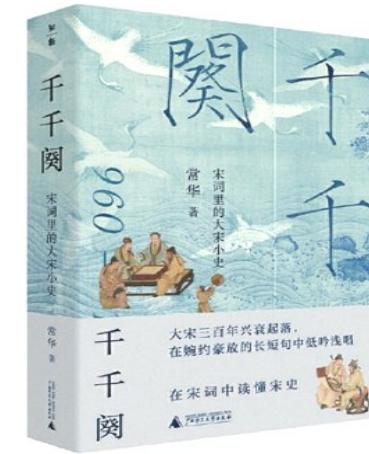
## 精品图书推荐



《世界之中》  
张笑宇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《说不尽的紫禁城》  
段勇著  
故宫出版社



《千千阙:宋词里的大宋小史》  
常华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《逛书店:从北京到巴黎》  
杨小洲著  
商务印书馆

# 平原深处的爱与喂养

## □轻木

2022年,庞余亮以《小先生》一书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。事实上在《小先生》之前,庞余亮还出版了散文集《半个父亲在疼》。那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,同题散文《半个父亲在疼》被公认为他的散文成名作。相对于后来包括《小先生》在内的“小系列”散文轻巧、灵性、柔美而言,《半个父亲在疼》粗粝而尖锐,有一种呼啸而至的疼痛感。

2024年9月,人民文学出版社“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丛书”推出了《庞余亮散文》,《半个父亲在疼》被选入书中。今天重读这篇写于20年前的经典散文,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痛。苏北里下河水乡的父亲,目不识丁,脾气暴躁,年轻时在家里呼风唤雨,喝酒,打人,年老中风后半身不遂,成了“半个父亲”。作为家里第三个儿子,也是唯一一个留在父母身边的儿子(两个哥哥早已离开这个家),庞余亮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。《半个父亲在疼》讲述的,就是作者照顾父亲5年间发生的种种事情——不完美的原生家庭,亲人之间的爱与疏离,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……

作者在《茱萸兄弟》一文中提到了写作《半个父亲在疼》的缘起。2002年重阳节前夕,庞余亮去公园散步,遇到一位中风偏瘫的老人正在努力地慢走。他上前扶着那位老人沿着公园走了一圈。“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,那是中风老人惯有的气味,也是我父亲的气味。”那个已经消逝的曾经陪伴庞余亮5年的熟悉气味,在一个黄昏突然重返人间,撞击乃至撕裂着作者的心。他写下了这一份疼痛,与那个给他童年带来浓重阴影的父亲“握手言和”。时间消解了苦难和隔阂,粗糙的父亲以一种被感恩的方式出现在文字中,并被一再书写。

因此,在《庞余亮散文》中,我们还看到了另一个父亲,教庞余亮挖鼠洞找粮食,教他识别田野上各种各样的虫子;用力撑着满载甘蔗的船运到城里去卖,自己从来都舍不得吃一根船上的甘蔗(当然,作为儿子的作者也没有吃到);为了多产点粮食,执意把地里长得好的油菜拔掉改种土豆,结果只收获两小袋“袖珍”土豆,成了全村的笑话;6岁那年庞余亮因为受不了洋辣子的辣疼而哭泣,父亲喝止他:“哪有男人哭泣的道理?不许哭!”

被一再书写的,还有母亲。庞余亮用大量的篇幅写母亲的爱与恨、欢与悲,写她的勤劳,也写她的坚韧与固执。母亲不足两岁时她的父亲去世,被寄养在叔父家,没有读过书,成家后生过10个孩子,每一个都是母亲“咬着头上长长的发辫为自己接生”。庞余亮是母亲为自己接生的最后一个孩子,那一年,母亲44岁。“我从来没有见过母亲的少妇形象,我从小时候起,母亲就老了,并且不断地衰老下去。”就是这个不断衰老的母亲给予了庞余亮尽可能多的柔情庇护,艰难地喂养他长大,让他最终成为抵达“平原上的远方”的那个人。

庞余亮用文字复活了自己“敏感而忧伤,却也有晶莹露珠”的童年,描写了平原深处笨拙的爱与喂养,也袒露了“此时”内心的空旷——“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着走着,心里就冒出了一阵空旷的寒意,这是无处遮挡的空旷,也是无法诉说的空旷。”这段话是庞余亮写母亲去世后的心情,母亲的去世对他是一个打击,因为母亲离世,“没有了避风港,也就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了。”庞余亮告诉我们,海南有一种植物叫母生树,非常好认,因为它总是在根部长出一根分枝(仅仅一根),树干粗,分枝细,“看上去就像母亲抱着儿子,儿子依恋着母亲。”他又说:“这母生树上有两片叶子,一片叫恩施,一片叫孝感。”他借用湖北省两个地名,为自己,同时也是为读者完成了一次情感的完美构建和诗意表达。

《庞余亮散文》具有鲜明的“童年书写”特色,呈现了浓郁的乡村美学特征。作者通过沉重或轻盈的文字,把时间深处的乡村、大地上的亲人、风中摇曳的花朵、失散已久的爱与伤痛一一拉回到眼前,缅怀,并且感恩。评论家、诗人孙昕晨认为庞余亮的散文写作是一份“告别之书”,在本书的导读里,孙昕晨写道:“他要用书写的方式与在天国的父母再一次告别,与童年少年时的生活再一次告别。这种以文学为旅程的告别,缓慢而依依,试图从容而又无限不忍。”

是的,是一次告别,更是难以诀别的深情挽留。